



孙瑜 著
《隐入高原》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墨未浓 著
《麦穗环抱大地》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【闲读随笔】

历史迷雾中的命运传奇

□刘宏志

《隐入高原》是一部颇具边地风情的小说，以一个高原上古国的灭亡过程作为叙事主线，但其叙事的重心并不是关于一个国家如何灭亡的历史考古，不是这个过程中的权谋、忠诚与背叛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关于命运、人性的思考，关于人世生命意义的寻找。

从小说叙事来看，作家显然有极大的雄心，她想通过这部小说表达她对历史中生命的认知，和她对生命意义的思考。为了支撑她的叙事目的，作家特意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构方式——小说没有把故事放在一个封闭的时空中讲述，而是让小说中的人物、动物开口讲自己的故事。帕慕克的小说《我的名字叫红》采用的便是这种叙事结构，我称之为复数射线叙事。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，小说有一个核心故事主线——固国的灭亡，但是，小说又不是按照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，在一个封闭的时空内直线向前推进故事进程，而是采用不定内视角与多个叙述者相结合的方式，让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视角讲自己的故事，形成了叙事主线上向外逸出的一条条射线。

借助这个开放式结构，小说表达尤其深刻的是关于命运和人性的思考。事实上，整部小说可以看做一个有关命运的寓言。小说开头就预告了固国必然灭亡的命运，僧人洛桑路过这个地方，遇到王子扎西，便看到了他身上巨大的悲剧，看到了这个王国必然灭亡的未来。老国王去世之后，作为灵魂，他也看到了未来的碎片——勃蕻士兵攻打固国王城的片段。为了保护这个国家，老国王的灵魂不入轮回，而是借助王后之口不断警告大家。年轻的国王扎西、太后，以及王后等人也都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环境的危险，想要努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，但最后固国还是灭亡了，而且就是被勃蕻王国攻破。在这样的叙事中，一个王朝命运的宿命感扑面而来。

小说写得尤其精彩的是其中人物对自身命运的抗争，几乎所有人都

有自己的偏执目的，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失败了。老国王不想让固国灭亡，所以他即便死亡了也不愿意离开，附身在王后身上给太后、新国王发出警告。结果，他虽然提前看到了固国灭亡的结局，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阴差阳错促进了固国的灭亡。太后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想保证固国的安全，所以，她也宵衣旰食，力图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给固国找到生机。可是，正是她做的一切，在历史关键节点将固国导向了不可避免的覆灭道路……小说中所有这些人都在努力，但是他们的努力反而加速了他们的失败。

正是在对王朝、人物命运的叙述中，小说完成了对人性、生命意义的思考。借助这个开放式的叙事结构，小说让每一个主要人物都面向读者自由地敞开心扉，展示自己对个人目标的强烈执念。也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，我们会发现，小说其实已经隐含了一个二元对立人物体系。

在这些人物中，固国的老国王、老王后、扎达、勃蕻公主等人是一脉，他们代表了偏执地追求个人欲望的人，为了满足自己欲望，他们把伤害别人当作理所应当，这些人可以说就是极致的贪嗔痴的化身。另外一个人物体系则是以洛桑和雪山女巫为代表，他们是脱离了贪嗔痴的人，把个人的解脱和众生的解脱紧密相连。所以，在小说中，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理解生命，而不是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和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紧密相关。小说最后，也正是洛桑和雪山女巫联手，找到密道，把十万固国平民从死亡的困境中解救出来。洛桑和雪山女巫这两个人物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高洁的一面，实现了小说主题的升华。

《隐入高原》虽然是一部架空小说，但可以看出，作家做了相当用心的资料储备，如李佩甫所说，这是一部“以扎实的文史史料和边地风情建构起来的长篇小说”。小说史料与叙事语言相得益彰，完美地呈现出一段带有边地风情的历史故事。在这苍茫的历史画面上，生命的意义、人间的温暖缓缓呈现。

□风范

读墨未浓的新诗集《麦穗环抱大地》，有一个问题值得反复琢磨：他在后记中写下的那句话——“像诗歌一样爱着这个暂住的大地”——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这不是一句轻巧的抒情宣言。这部诗集里，两百多首诗，从玉米、麦子到驴、萤火虫，从父亲、奶奶到外出打工的邻家大叔，从颜前村的老家到大谷、青州、乌镇，墨未浓用密集的意象和沉实的笔触，为这句话提供了具体的注脚。

土地作为本源原乡被诗性注解。翻开诗集，扑面而来的是农业意象的密集铺陈。《最后的玉米》《穿越玉米地》《面对一株玉米》《燃烧的麦子》《芋头啊芋头》，这些诗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“作物诗学”谱系。诗人笔下的玉米和麦子，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作物，而是具有精神向度的存在。

“深邃而苍老的土地弥漫着荒凉与馨香/屋檐下悬挂的玉米灼痛了我的忧伤”（《最后的玉米》）。“灼痛”一词值得注意。玉米之于诗人，不是被观赏的风景，而是能够引发情感震荡的在场者。

在《面对一株玉米》中，这种关系被进一步深化：“我真的无法不面对一株玉米/果实抵达嘴唇之前早已击痛我的心灵”。《燃烧的麦子》则将麦子与母亲的意象叠合：“麦子，我流泪的眸子/洞穿你金黄色的忧伤”。“金黄色的忧伤”是一个富有张力的短语——金黄色指向丰收与喜悦，忧伤则提示着某种更深层的情感结构。这种张力贯穿整部诗集，构成了墨未浓土地书写的情感基调。

爱的三重维度在此立体构建。“像诗歌一样爱着这个暂住的大地”中的“爱”，在墨未浓笔下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。

其一是疼痛感。诗集中的“爱”很少以甜蜜的面目出现，而是与“泪”“疼痛”“伤口”等意象频繁并置。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》直接化用艾青的名句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/只因我的诗笔对乡下情浓意深”。这种“泪水”意象不是软弱的标志，而是情感深度的表征。《那些甜里需要有一些盐》提供了一个精准的隐喻：“我擦拭嘴巴的时候忽然一滴泪水滑落/在那些甜里，叮当一声加上了一点盐”。甜与咸、喜与悲的交织，构成了墨未浓式的情感结构。

其二是执著性。“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是那么地执著或者叫固执/我在一条路上走着，从来没有停歇”（《这些年来》）。诗人不回避“固执”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，甚至将其作为自我定位。《如果活着，就要爱》将这种态度凝练为七个字：“如果活着，就要爱”。对于诗人而言，爱不是生活的点缀，而是生活的本质。

其三是诚实。墨未浓对土地的爱不是无原则的怀旧，而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知的基础上。《蚂蚱隐居在深山里》批判人类对自然的侵占：“田野一天天被人类的淫威淹没，践踏”。

词语与土地形成互文见义关系。墨未浓的“像诗歌一样爱着这个暂住的大地”，还包含一个更深层的命题：诗歌写作本身，就是爱大地的具体方式。

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“土地性”：质朴、厚重、不事雕琢。他偏爱与土地相关的具象词汇——麦穗、玉米、泥土、锄头、驴——而较少使用抽象的、修饰性的词语。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。《从词语到土地》一诗将这种关系明确化：“我再老也离不开这片土地啦/我就是这土地上的一枚词语/从这里落下来又蹦到了那里”。诗人将自我定位为“土地上的一枚词语”，这意味着他的写作是从土地到词语、再从词语回到土地的生命循环。

《老家的大门朝北》则表达了“返乡”的精神向度：“老家的大门一直朝北/从这儿出去不管走多远/我都能摸黑找到回归的路”。这里的“大门”既是实指也是隐喻——它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入口，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本源通道。

墨未浓称大地为“暂住的大地”。这个“暂住”意味深长——它承认了人类在大地上的有限性，同时否定了将大地仅仅视为“资源”的功利态度。正是因为“暂住”，珍惜才成为必要；正是因为终将离去，爱才显示出其紧迫性。

“像诗歌一样爱着这个暂住的大地”，最终意味着一种爱的品质：纯粹而无功利，疼痛而真实，执著而不计回报。墨未浓以近乎固执的姿态，守护着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结。他的诗歌，如同他笔下的麦穗，环抱着大地——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，而是以守护者的姿态；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，而是低到泥土里的贴近。

“纵稍即逝的一生唯有爱是真实的，那就以诗为证吧。”《麦穗环抱大地》的全部分量，或许就凝聚在这句话里。

【诗意盎然】

像诗歌一样爱着这个暂住的大地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商河仁风&珍珠红西瓜
缤纷春夏 脆甜清爽
皮薄肉脆 生态种植
一黄一红尝鲜 64.9元
农超心意卡

春鲜羊角蜜甜瓜
蜜甜多汁 脆嫩升级
自然成熟 现摘现发
尝鲜好价 36.9元/3-7个
农超心意卡

无核干冬枣
自然成熟更甘甜
煮粥泡茶皆美味
60元/袋(500g)
农超心意卡

无抗无色素鲜鸡蛋
蛋黄沙糯香软 不水洗不打蜡
安心健康价 59.9元/一箱
农超心意卡